



# 重申故事的德性 与故事传统的创造转化

□马 兵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有一篇发表于1936年的论文《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论文从人类的现代体验与文类演变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小说与故事的文体差异。在本雅明看来,介于古代史诗与现代小说中间的故事,其灵思的源泉是人类“口口相传的经验”,然而在因技术和传媒的发展而经验持续贬值的现代社会,故事这一古老的技艺日渐式微,小说在现代的兴起便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征兆”。相比于故事对于经验分享倚重,小说则“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说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20多年后,爱尔兰的小说家弗兰克·奥康纳在他研究短篇小说《孤独之声》时,以本雅明讨论的列斯克夫去对比契诃夫,再一次对“故事”和“小说”做了区分。奥康纳发现,在列斯克夫那里,如果没有令人称奇的意外,没有悬疑和鬼魅的事件,他就无法开始他的故事,而这些恰恰是契诃夫所力图摒弃的。奥康纳的观点是,现代小说以摆脱故事对于传奇情节元素的依附为契机,真正获得了生长的空间。

正是由于本雅明和奥康纳等人的研析,以及20世纪以降诸多现代小说大师的示范,对于今天的小说家而言,小说在故事终结的时候开始,这已经成了一个常识。但是饶有意味的是,小说这一文体属性合法性的前提又离不开故事,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富有曲折的故事是小说美德的体现,因此即便在声称放逐故事的实验小说的实践者那里,我们也会看到故事的幽灵。以中国新时期文学为例,1980年代中期狂飙突进的先锋逐浪者,以叙事对故事的凌驾,曾经一度成功地把人们的焦点从“写什么”转到“怎么写”上,但不过几年之后,先锋文学即以所谓的转型重新回归到故事的常道。新世纪以来,不少小说家都表达过对于小说如何处理“故事”的思考。比如“70后”小说家徐则臣写过一篇题为《小说的边界与故事的黄昏》的创作谈,其中谈到:“如果你想让小说有效地建立与我们身处时代的联系,那你就得重新考察小说中的故事的形态,乃至它的定义”。在他看来,当下小说中的故事“必定要能容纳更多的暧昧与偶然性,它必定有一个无法光滑、明亮的带毛边的外表;它要不畏变形与非常态,它努力抵达的应该是世界的真相,并为此不惜冒犯我们常规的审美与接受习惯,而非只求一个精致、完美和‘阐释’的‘故事’外壳”。又比如当年先锋文学的旗帜性人物格非在一个题为《故事的祛魅和复魅》的发言中,辨析了“传统故事”、小说以及“现代信息叙事”三者的关系,他的结论是未来的小说依然需要故事,除了个人经验和媒介事件之外,尤其需要激活“传统故事”。

徐则臣对常规故事的警惕和格非对“传统故事”重塑的寄望,对立而又辩证地呈现了小说家面对故事的纠结心绪。更有意思的是,最近几年间,各种以“故事”“奇谭”命名的小说集接二连三地出版,如赵松的《抚顺故事集》、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宝树的《时间狂想故事集》、弋舟的《丙申故事集》、李敬泽的《青岛故事集》、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盛文强的《海盜奇谭》、刘汀的《中国奇谭》、朱岳的《小说界之乱》、冯唐的《搜神记》等等都在读书界和小说界引起过不小反响。这些集束而出的“故事集”再一次让人们注意到小说与故事天然又复杂的内在关系,那么问题随即而来:第一,为什么小说家热衷以故事命名,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小说文类意识的弱化?第二,这些故事与当下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有什么关

近年本土语境中之所以会出现小说的“故事转向”,首先是呼应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诉求,也呼应了当下中国人新的生活状况。在这些小说集中,小说家对故事的召唤看重的不再是故事的有头有尾的闭合逻辑抑或一波三折的情节强度,而是这些故事中包含的时代巨变之下作为个体生命经验的复杂性,是故事里的个人与时代共振的精神频度,是故事为小说重新赋形的能力。

系?第三,传统的故事素材到底如何有效地完成创造性转化?

本雅明认为故事的衰微是因为经验的“贬值”,而他所谓经验概念的范畴,指的是“人类跟世界的精神和心理的联系,发生在认识尚未进入的领域”,因而他才会将经验交流的断裂视为现代性的一种表征,而小说便是获得了现代性但失去了光晕的艺术样式。但也许正像本雅明称为导师的卢卡奇所看到的,小说也意味着另一种的经验拯救,在个人重新找回总体性的象征化的叙事之中,伟大的小说是有可能形象化地表现故事的本质的。现代性的震惊经验会带来新的个人故事,而新的故事会为新的小说提供支撑。因此,近年本土语境中之所以会出现小说的“故事转向”,首先是呼应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诉求,也呼应了当下中国人新的生活状况。在这些小说集中,小说家对故事的召唤看重的不再是故事的有头有尾的闭合逻辑抑或一波三折的情节强度,而是这些故事中包含的时代巨变之下作为个体生命经验的复杂性,是故事里的个人与时代共振的精神频度,是故事为小说重新赋形的能力。比如,我们会注意到,在前述罗列的故事集中,《抚顺故事集》和《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都采用了地域人物志的书写方式,小说集单篇看来是志人的小品,整体上又是对地域的观照。像《抚顺故事集》,作者赵松用散文体的笔法勾勒出抚顺这座东北老工业城市30多年来沧桑的人事物理,笔意节制却出色地链接起一个大变革时代和被其裹挟的几代人的命运,对笔下人物既有同情之理解也有练达之批判,它是对某种近于格式化的城市记忆书写的反拨,提供了一种新的经由地方经验获得中国经验的可能性。“抚顺故事集”这个简单的貌似中性的命名之下,未必不隐含着作家面对大时代的立场和襟怀。

再者,“故事”的归来对于小说家而言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体自信。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小说之所以要放逐故事是出于对陈旧叙事成规的不满,因为故事使小说获得情节秩序的支撑,要变革这个文体秩序,就必须从破除故事入手。但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后设”叙事的实践之后,小说再度召唤故事时,对故事的理解也势必经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或者说,小说家有了一套新的讲述故事的方法,既能保持故事应有的情节密度、弹性和内爆力,又能突破单一线性封闭叙述的老套,使小说的文体属性更鲜明,也更开放。“70后”作家中以先锋性著称的弋舟在2017年出版了他的《丙申故事集》,收录了他在丙申年写作的五个短篇。对于这个小说集的命名,弋舟说得很清楚,“故事集”在这里“的确是一个强

调”,它关乎小说的义理,“现代小说以降,我们的创作因了‘现代’之名,都太闪烁着金属一般的现代华彩了,现在,我想是时候了,让自己去抚摸古老‘故事’的那种包浆一般的暗光”。弋舟在这些小说中写了不少故事,如《随园》一篇更在今人与古人间游弋,而弋舟最看重的则是故事消逝后“留下的气息”,他说:“这种对于经验的‘恍惚化’,巩固了人类将现实上升为艺术的那种能力。”可以说,弋舟在容留了先锋文学探索精神的同时也接通了达向故事的暗道,他既强调了自己“居于幽暗”的现代式的写作情境,又有对经验的珍视,这似在遥致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在今天依然能成为一门睿智的技艺。

又比如李敬泽的《青年故事集》。这是一部再版的作品,原名为《看看去和秘密交流》,书名的变化关乎对小说文体边界和故事之德性的再思考,这本写“物”之“交谊”的书跨界性很强,有些篇章恨不能就是博物随笔或史学考辨,然而不要忘了,《山海经》《博物志》这种博物学的书本来就是中国小说重要的发源。因此,《青岛故事集》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借鉴美术史家巫鸿讨论中国古代美术时曾谈到的观点,“对世界上任何艺术传统特殊经验的探索只有在全球语境中才有意义”。而在“全球美术史的上下文中对中国美术的性格和经验进行思考”,不是要寻找某种固定不变的“中国性”,而是在千变万化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及社会环境中寻找变化的动因和恒久的因素”,与此类似,我们的小说家也非常有必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激活中国传统的叙事资源,并寻找到其中“变化的动因和恒久的因素”,呈现中国本土小说观念和经验的成长过程和创造性转化的方式。《青年故事集》即是如此,它提供了中国志怪式的博物热忱与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 and 资本主义》这种历史年鉴学派著作的奇妙化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故事的生长性。其二,小说集一再涉笔讨论中西交流中的理解、误会、错位和偏见,紧密呼应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诸多问题,尤其当中国从一个被动的回应者一跃而变成参与全球秩序建构的主动者,这种时代转换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新鲜经验恰为新的“中国故事”的生长留下空间,这大概也是从“秘密交流”到分享经验的“故事”这个转变的缘故而已。

质而言之,对于“故事”的归来,我们乐见其成,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正大力呼唤“中国故事”的背景之下,当然正像我们前面一再讨论的,前提是故事的德性与小说文体的突破获得一种自洽式的平衡,以及小说家应该有转化和激活传统叙事资源的方法和自觉。

## 用心灵感受世界的博大

本报讯 1月21日,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王玉散文集《玉与君说》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作者交流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受。

自由撰稿人王玉曾旅居南美,远行北美和欧洲,《玉与君说》收录了其近4年来推出的《上帝之城》《壮美伊瓜苏》《故乡的云》等50多篇散文作品,文风细腻朴实,充满异域风情和文化气息。全书以行云流水的文字带领读者领略世界的博大与浩瀚,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真善美。其中既有游历南美的惊喜与惊险、漫步纽约街头的观察与思考,又有在历史文化探寻中对中国山水和城市的深度解读。同时,作者还将笔触伸向

的三部作品将轮番上演。其中,《正红旗下》蕴含了老北京千年初都的独特风俗,在农历腊月廿三小年当天演出亦是为了纪念小说原著作者老舍的诞辰日;《龙须沟》首次创排公演于上世纪90年代,此次重排的主要演员全部启用青年班底;新创排剧目《花落花又开》由王俭编剧,张绍荣执导,戴颐生作曲,讲述了当

## 学习十九大报告,探索新时代文学批评的中国范式

2017年,中国文学界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习近平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上提出了新观点、新思路和新问题,有力地指导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打开了新的问题场域,为理论批评开辟了新天地。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等,在新的时代条件和语境下焕发出蓬勃的理论活力。十九大报告在理论批评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广大作家、评论家畅谈体会,表示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倡导“三讲”,抵制“三俗”,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作为文艺创作指引了方向。仲呈祥《习近平文艺思想:时代的召唤 人民的需要》、董学文《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充分认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伟大意义》、张知干《时代性、人民性、创新性、开放性: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等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内涵及启示。

2017年,诸多研讨会、评论焦点围绕“文学如何中国”“文学与民族文化传统”展开,批评家们也在现实问题的推动下思考民族文学资源现代转换的可能性。由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每月一次的系列论坛围绕“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文学与中国”“文学与英雄”“史诗般的时代与创造时代新史诗”等话题展开,广邀资深和新锐批评家进行专题研讨,并在《文艺报》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此外,5月21日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民族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学发展高峰论坛”较深入地探讨了当代文学的中国源流、民族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弥散和流布以及文学中国等诸多层面话题;6月30日,中央党校文史部和《文艺报》共同举办的“当代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都在更前瞻的视野中触及了“文学如何中国”、“民族资源如何完成当代转化”、“社会主义文艺批评新范式如何创制”等课题。

## 砥砺五年,召唤史诗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波澜壮阔的5年。过去的5年是文学与时代肝胆相照、与人民血肉相连、与民族传统深刻融通的5年。2017年,《文艺报》组织了“砥砺五年”系列研讨会,从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等方面对过去5年的文学实绩进行盘点,并发表了大量回顾文章。小说方面,郭宝亮《文学的“向外转”与“在地性”》、刘琼《关于近五年长篇小说的一点看法》等文章,从当下文学转化传统及先锋探索的两翼、增强及物性的“向外转”“在地性”特征、城市题材与新乡土写作以及文学生产、发表、传播、接受与评价方式的种种新变角度阐述了5年来小说的成就与新变。诗歌方面,张清华《词语与经验现实的对称——近五年诗歌观察的一个角度》、李少君《创新与繁荣的五年》、孙晓娅《在丰富活跃中开拓诗艺空间——近五年诗歌创作概述》分别从当代汉诗对现实经验和民族语言的贡献、当代诗歌现场概貌、诗歌与当代艺术等拓展路径和创作语境的角度考辨了诗艺空间、诗歌场域的丰富多元。散文方面,王兆胜《回归本体与观念变新》、潘凯雄《“知识”传播:散文书写的新功能》、何平《散文与文学期刊:一个并不全面的观察——以2016年为例》分别从日常化散文与理想主义气质、散文书写的“智识”传播功能及散文与期刊的双向互动切入论述,各具新意。报告文学方面,杨晓升《报告文学:站在时代潮头 追寻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和张陵《热情拥抱正在到来的新的“中国时代”》揭示了报告文学与高速现代化中国的密切关联。少数民族文学方面,叶梅、石一宁、包明德、刘大先都提出真知灼见,揭示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形成的“千灯互照、光光相应”局面。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李敬泽、雷达、胡平等指出,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文学理论批评打开新的场域,批评现场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文学批评人才辈出。

2017年9月23日在京举行的“史诗般的时代与创造时代新史诗”论坛和12月12日至14日以“贯彻落党党的十九大精神,创造新时代的新史诗”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文学博望论坛体现了鲜明的文艺批评的方向引领性。与会学者意识到: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应打破固化、僵硬的观念,以强大的理论武器推动文学的变革和发展。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书写时代新史诗,要求作家们建立起关于中国、人类和世界的总体性视野,以历史化的眼光观照日常,想象和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

## 探索文学史书写新可能

201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范式问题再次被热烈关注,并通过对洪子诚《材料与方法》和王德威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谈论呈现出来。

洪子诚出版于2016年的《材料与注释》在2017年引发大量评论,此书“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他们形成参照、对话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的地使注释成为一种文学史写作方式。评论者多注意到此书在尝试新的学术范式、当代文学史材料的处理与叙述以及深化对社会主义文艺语境的理解方面的启发。评论者也留心于此书主观与客观、情感问题与历史书写方面的探索,指出应“把这部新著放置在当代文学研究转向‘历史化’的学术潮流中进行省察”,但又要注意到“洪子诚的‘历史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个人的历史化’”,“极大地区别于当下某些‘考据癖’式的历史研究方式”。

2017年8月,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王德威在国内文学研究界的影响力、该书编写理念上的创造性、颠覆性以及王德威在书出版前后多次接受国内媒体专访的发酵效应,该书中文版尚未发行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此书“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向中国传统史学论述源头之一的编年史致敬”。全书集合143位学者作家,由161篇文章构成,不仅作者们的“联合国部队”性质令人瞩目,他们的身份和写作方式也超越了一般文学史的“学术”规定性。譬如华裔作家哈金以小说笔法拟写鲁迅撰写的《狂人日记》的当天,这种史述写法可谓前所未有的。

哈佛版文学史除了令人瞩目的“星座图”结构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上限、“如何中国”、何谓“文学”等问题的处理上也匠心独具。《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论,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这种时间起讫提示着“中国的现代性源起并不是在世界之外,也不是被西方影响规训的他者的现代性”。

## 青年评论家的崛起

由于文学批评与现实短兵相接,与最新作品正面交锋的特点,青年评论家成为评论队伍的生力军。“砥砺五年——文学理论批评研讨会”和“全国当代文学研究首届青年论坛”等会议都强调了近年青年批评家队伍的成长和崛起。201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文艺报》“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作家评论》“聚焦新锐力量”和《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继续为青年评论家提供重要阵地。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青年批评家丛书“微光”也引发了较大关注。事实上,青年评论家不仅是作为一批年轻批评家崛起,也是作为一种崭新批评立场的崛起。

此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史料热、科幻文学热、微软小冰写诗引发评论界对未来世界写作前景的热议,都是2017年度值得关注的批评现象。

## 古韵新声唱大风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月21日,“古韵新声唱大风——代雨东诗词朗诵音乐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此次活动由刊诗社、新华电视、《诗意中国》栏目组、中广联演委员会、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等单位联合举办,数百位观众通过精彩的节目领略到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

代雨东现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解放军红叶诗社副社长,多年来致力于中华诗词的创作和研究,曾出版多部诗词作品集。此次音乐会分为“春鸿暖长空”“寸草渡秋心”“大风唱英雄”3个篇章,王晓棠、殷之光、虹云、唐国强、李元花、温玉娟、朱宝光、卢奇、王伍福、孙维民、林达信、臧金生、齐克建等艺术家通过朗诵、歌曲、戏曲等多种形式演绎了代雨东的20余首诗词作品,古韵新声的有机融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活动总策划、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院长刘迅甫表示,此次音乐会不仅是代雨东个人诗词作品及其家国情怀的展示,也是对新生活的礼赞和新时代的讴歌,彰显了当代诗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一带一路”战略下走出国门的央企,展现了其在巴西投资的风貌。

在王玉看来,读书是字里行间的行走,行路是万水千山的阅读,读书与行路是相互生成与促进的。“远行在我们忙碌疲惫的生活里,注入的是新鲜与活力,丰富的是心灵与生命。”(范得)

## 天桥小年庙会传递老北京韵味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日前获悉,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办、北京市曲剧团承办的北京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将于2月8日至13日在天桥剧场举行,为北京市民及广大游客打造一场充满老北京韵味的迎春民俗盛宴。

据介绍,此次庙会的重头戏依然是北京曲剧,北京市曲剧团带来

## 《资本论》推出少儿彩绘版

本报讯 近日,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少儿彩绘版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从而为该社近年来推出的“少儿万有经典文库”系列再添一员。

《资本论》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巅峰之作。此次推出的少儿彩绘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进行改写和解读,将马克思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巧妙转化为少年儿童能够理解、喜欢阅读的内容,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少儿万有经典文库”首批计划推出20本,入选书目均为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接力出版社邀请各领域专家对其进行改写,力求通过通俗的语言、有趣的讲述方式和精美的插图,使少年儿童从小了解各学科的基础知识。据悉,除《资本论》(少儿彩绘版)外,该系列此前还推出过达尔文《物种起源》和赫胥黎《天演论》的少儿彩绘版。

(王觅)

本报讯“音乐开启未来”青少年筑梦工程暨秦歌助学行动启动仪式日前在山东东营举行。中国侨联原副主席唐兰出席并致辞。

据介绍,此次活动将重点打造“希望的声音”——困难家庭音乐人才培养计划、“星星点灯”——“四点半学校”音乐温暖计划、“音乐阳光”——“高雅艺术进校园”梦想启蒙计划、“寻找下一个阿尔法”——童星培育计划等四大品牌。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捐资助学、义务授课、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帮助青少年尤其是贫困的孩子们提高音乐素养、实现艺术梦想。

(范得)

二〇一七文学理论批评综述·

## 探索新时代文学批评的中国范式